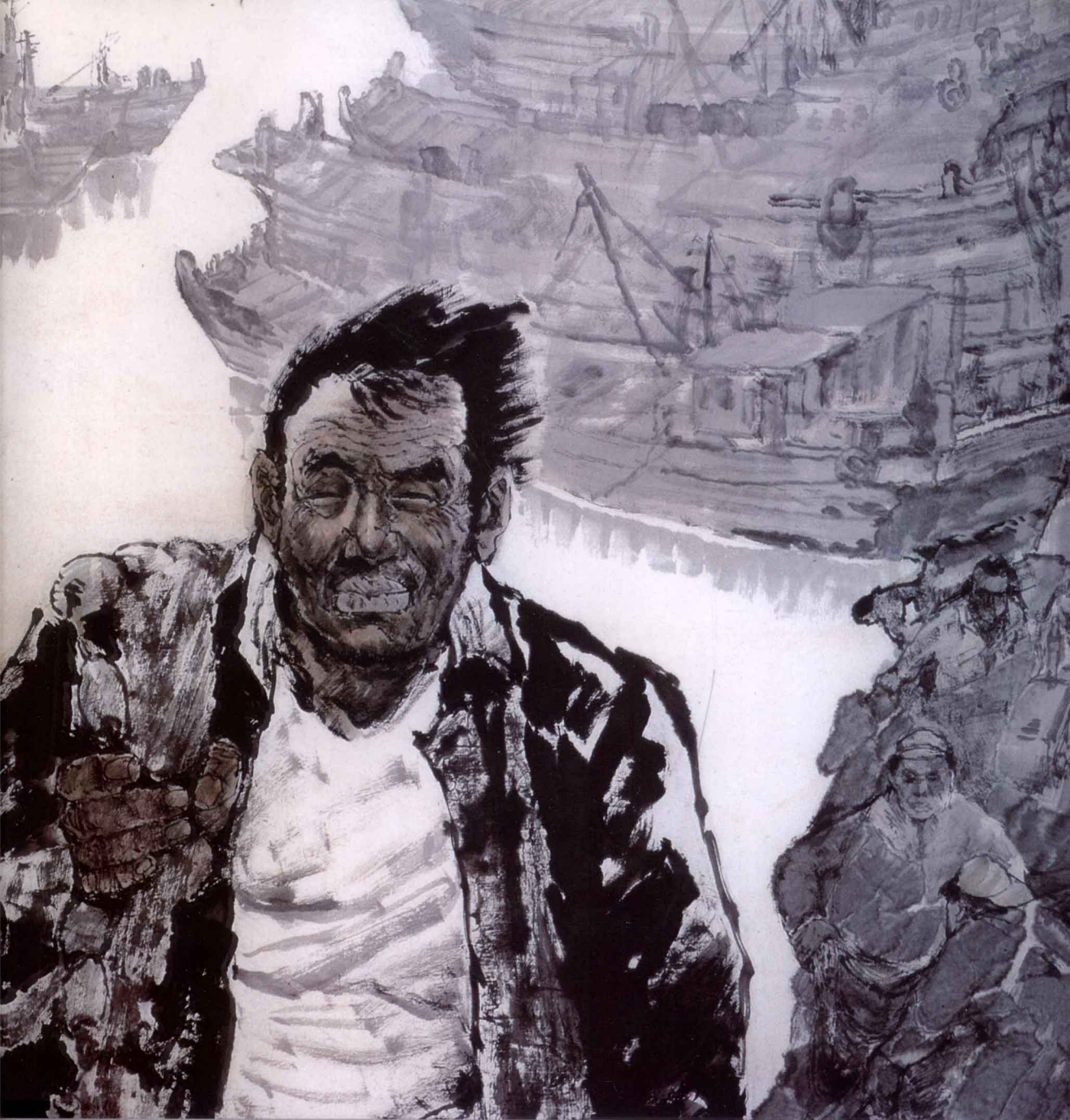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宏喜画传

画 家 与 海

◎ 薛锡祥

文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家与海/薛锡祥著. — 上海:文汇出版社,
2013.1

(艺术家画传)

ISBN 978-7-5496-0735-8

I. ①画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王宏喜—传记—画册
IV. ①K825.72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5322号

王宏喜画传

画家与海

主编/桂国强 陈平

执行主编/朱金晨

绘画/王宏喜

文字/薛锡祥

责任编辑/何璟

装帧设计/张晋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3年2月第1版

印次/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89×1194 1/16

印张:13.5

ISBN 978-7-5496-0735-8

定价:280.00元

编辑说明

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展示当下活跃在中国画坛上有着创造活力的画家的风貌与成果，彰显他们具有时代气息、生活气息的绘画语言，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艺术家画传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六卷，六位作家以翔实的素材、生动的描写、精彩的文字撰写了六位画家的传记。有唐明生写林曦明的《水墨·江南·林曦明》，薛锡祥写王宏喜的《画家与海》，贝鲁平写车鹏飞的《一生的追求》，杨秀丽写韩硕的《二十六度画魂》，陆其国写龚继先的《我爱故我画》与朱金晨、武佩珖写仇德树的《“裂变”的世界》。每卷还精选了画家的多幅作品与他们的绘画札记、艺术评论，并配有创作大事年表、生活照等，让读者全方位地走进画家们的艺术世界。

目录

画家与海	001
第一章：海之子	003
第二章：海之砺	016
第三章：海之魂	029
第四章：海之望	039
第五章：海之韵	047
第六章：海之约	058
第七章：海之魅	068
并非结尾	080
附录	083
 王宏喜作品选	097

画家与海

第一章：海之子

也许，春天给了他特别的色彩，也许上帝给了他另一双眼睛，也许海神给了他一支超灵感的笔，此生，他注定要画画，画他的海，画他的海上日出、日落，画他的海上风暴，画他的海上船老大，画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。他与海密不可分，用他的话说，他就是海，海就是他。因为他画海，他的一生才如此地精彩，如此地绚烂。

这是花果山下的一片大海，这是大海边上的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山能够听到大海的呼唤，海能够听到山的歌吟。云台山石，黄海浪涛都能够听到那一年、那一月、那一日、那一时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，一声啼哭，搅动了大海。这啼哭在庄稼人听来，比一首金秋时节的丰收歌谣还要动听，给一个贫苦的人家带来了欢乐。他就是初来人间的王宏喜。

王宏喜的名字寓意，是王家门庭宏大的欢喜。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人世，给王家人带来的是喜中有忧。喜的是未来，说不定未来全家的希望就担在他的身上；忧的是当下，添一张嘴，就得添一双筷子，一只碗啊。当下家境贫寒揭不开锅啊，当下吃了这餐顾不得下顿。生下来，就得给养大，就得上学堂，就得读书写字，就得有出息，就得改变王家的命运。他们虽然不能预测王宏喜的未来是不是什么画家，什么学者，可他们的眼里就有一幅画，画的是一个梦，

一个五彩缤纷的梦，一个飘浮在空中还不知道能不能着地的梦，一个摆脱人世间苍凉的梦。

这是1937年春风解冻的日子。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南五队龙王荡的王宏喜，在父母苦涩的叹息中渐渐长大，他用好奇的眼睛看世界，什么都新鲜，什么都有色彩，什么都很鲜亮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王宏喜，尽管要饭，尽管被狗撵着咬，还唱着歌，把饭碗敲得当当响，要是要到几口热菜热汤，就高兴得在地面上连翻几个跟斗。

肚子虽饿，书还是要读的。再穷，也得让孩子啃几斗文字。王家世代文盲，祖父、父母希冀他能成为读书人，光宗耀祖。幸亏这孩子生性聪颖，喜爱画画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就讨人喜欢。家人说他忠厚诚实；村里人说他懂礼貌，守规矩；老师说他尊师爱友，和善相助。夸他的人品：一“信”，就是世人称道的真言、诚言、实言，真诚坦率；二“勤”，勤思、勤学、勤写，非常勤奋。

儿时私塾学堂岁月，他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，六七岁时，即能背诵《幼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千家诗》《古文观止》。每天清晨即起，先跪拜先圣先贤先师孔夫子，然后背诵古文。再就是磨墨执笔写大楷、小楷。那时的宏喜，人虽不大，却能写得一笔好字。他不喜欢柳体，却偏爱颜体。八九岁的他，被人尊称为小秀才、小老师、小先生，也有人叫他“书呆子”。村里人办婚事，找他写喜字、写福字。到了年关，附近几个村庄人家请他写春联，那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，有时还来一点狂草，懂得点笔墨的人，称之为书法；不懂书法的人，说这就是学问。人家在那里夸他，他转到一旁偷着乐。

私塾先生越是看中他，越是对他严格。严加雕琢，必成大器。

可这未来的大器，谁也保证不了从小少吃苦头。你书背不出，对不起，你得伸出手来，掌心向上，接受戒尺抽打还让你数数。不仅如此，先生的两只指头像一把老虎钳，夹着你的耳朵往上拎，差点没有将你拎到空中。接着罚跪，像跪搓衣板，你的膝盖钻心地发麻发痛。打手心，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，书背不出，宏喜的手心被打，肿得像馒头。母亲看到儿受苦，你说她的心有多痛？每每看到这个样子，宁愿自己受罚，也不能让自己的亲生骨肉接受这样的体罚，她向私塾老先生求饶：先生啊，请高抬贵手。打轻一点、轻一点。祖父在一旁听了，气得胡子往上翘：书背不出来，就应该打，痛，活该。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你得给牢牢记住。他也狠狠地拎了一下宏喜的耳朵：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谁敢说不记住？！

战乱的岁月，学校绑在腿上。为了逃避血火之灾，学堂三天两头搬迁，一些学生经不起这种折腾，半途退学。但宏喜的心系在课桌上，课桌到哪儿他到哪儿，学业从未中断。就这样坚持上学，坚持读书，一直坚持读到1949年那个冰河解冻、杨柳抽绿的日子。家乡解放的锣鼓，敲得人热血沸腾。这时候，私塾学堂被取消，那位老先生，再也打不着宏喜的手心了，不过宏喜对他还挺留念，因为那把戒尺，那拎耳朵的手指头以及先生的严厉、祖父的面孔，教会他从此不再偷懒、不再侥幸、不再得过且过。严厉，是一位最好的老师。

私塾学堂没有了，书还得念下去。祖父的脸还得板下去。宏喜不知道自己是情愿还是不愿意，像被赶的鸭子那样，被祖父赶进了洋学堂。洋学堂姓洋，满嘴说的是洋话。就是中国的老师，也是洋腔洋调，变成了不三不四的洋鬼子。有的先生，想做洋人，穿洋装，戴瓜皮帽，土不土，洋不洋，那种酸味，叫人作呕。宏喜在洋学堂

里待不惯，算术课，写在黑板上的都是外国数字，中文里躺着的数字一、二、三突然站了起来，变成了1、2、3。

在课堂上，老师发问：奠定一个人的根基是什么？根基这两个字，少年时代的王宏喜弄不明白。可老师说得清楚：“一个没有根基的人会成为一个人迷失方向的人。”宏喜问自己，我的根基是什么？课堂上解释，就是依靠、依托，就是着力点。宏喜又问自己，我的依靠是什么？不过他明白，船行无帆无舵，茫茫天涯，驶向何处，最怕的是难以靠岸，岸，就是根基。这种比喻，不一定妥当。最好的解释是，底子厚实，能站住脚跟，正如万丈高楼，它的根基是夯实的基础。宏喜的根基，从小时候就开始构建。构建学识、构建品德、构建才艺、构建绘画的基础，这是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共同的建树。

天赋，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，固然重要，而勤奋则不可少。收获果实的丰厚，足以证明王宏喜从未懈怠。尽管先生赞赏他勤奋好学，天资聪明，但有时也挨板子，调皮捣蛋，恶作剧，这是男孩子的天性，他也不例外。建国后，宏喜踏着阳光的脚步，走进小学、中学的校园。这段光阴，宏喜的心情和蓝天一样清澈、明朗、温暖。他把画画作为一种心情的表达。老师看得出，这小家伙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爱画画，画小猫小狗，画自己也画别人，给女人画胡子，给男人画辫子，他画的画逗趣，让人发笑。他也想给老师画张像，虽说很认真，免不了也是歪鼻子斜眼睛，老师并未怪他，因为这毕竟是处女作，世界上大画家的成功之路，都是这样起步的。

勤奋读书的王宏喜，看到书本上的封面画、封底画、眉头上的画，他都一看再看。他搜集形形色色的图片，尤其是香烟牌包装，每包香烟里都有一张硬纸片。《水浒》里有一百〇八将，《封神榜》

里也有许多神奇人物，拿到手，都照样画下来。对纸盒上的莲藕、荷花、垂柳、烟霞等，他都感到很美。仰慕湖光山色，亲近江南风景，春游人醉、秋游销魂，蜂飞蝶舞、莺唱燕歌，寒江冷月、垂钓网捞，他都一一画下来，张贴在自家的墙壁上，这就是小时候的王宏喜。

1952年，宏喜已是十五岁的少年。男儿十六成丁，祖父、父母还想给他找个女人，当当他的帮手。子随父命，媒妁之言，造成后来的不幸，暂且不提。宏喜在家，好歹是个男人，顶得上半个劳动力，稚嫩的肩膀，能挑半筐稻米。书本里，拿文字种田；泥土上，用汗水浇地。苦读书，甜滋味恰从苦中出；干农活，太阳爬上脊梁骨，砸下锤子就能锻成钢。无论农活怎样忙，都不影响读书画画。到了第三年，即1954年，顺利考上了县城唯一公办中学伊山初级中学。初中一年级时宏喜还是矮小个子，坐在最前排，说来也怪，二年级时突然长高，像是浇上化肥疯长的高粱，一年内个子窜到一米八，从老师鼻子下挪移到最后一排。

从家门，到校门，一百华里路，够他跑一天。宏喜每月回家一次拿伙食费。每月底周六不参加课外活动，徒步沿着田埂，朝家乡方向或慢行，或一路小跑，高起兴来，手舞足蹈，折根柳条，把夕阳抽下了西山，也将晓月赶出了东山。趟溪捧饮，过山歇凉。自己唱歌给自己听，山有回声，那是别人的喝彩。后半夜才闻到家乡的狗叫，跨进家里门槛，两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伸不直，也不听使唤。星期天在家放松放松，伸伸懒腰，喘口气。星期一鸡叫头遍就起床，背着干粮天蒙蒙亮就返回学校。母亲煮十只鸡蛋塞进他的书包，每走十里吃一只，八点钟之前赶到学校，随着上课的钟声走进教室。

学生时代，对一个农村穷苦的孩子来说，是没有讲究的。能够

吃饱饭，穿得暖就算不错了。王宏喜从来不奢望什么。他穿得非常简单，一件棉袄棉裤，补丁打补丁，冬天装上芯子，夏天又将芯子掏空，就这样一直穿到大学毕业。分配到上海，依然是这身塞着芯子的棉衣。用今天时尚的眼光看昨天，连王宏喜都觉得很好笑。说起这件事，他的夫人潘宝珠很理解，可当年，历史却没有将他俩放在一起，一个上海小姐，一个农村娃，纠结起来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当时农村来的学生，大多都是这样，不觉得苦。能进县城读书，已是百里挑一了。

县城文化氛围和村庄上截然不同，从东走到西，可以见到大会堂、剧团、文化馆、新华书店、邮电局、体育场等，进了县城，就等于进了文化艺术殿堂。那时求学欲望很强，三年初中生涯，是宏喜启蒙时期，也是进入艺术殿堂决定性时期。因为是寄宿生，除了上课时间外，全部用在读书画画上。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几乎被他啃了一遍，博览群书的他，说起当年，记忆犹新。问他读了些什么书，他如数家珍：中国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封神演义》《儒林外史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，国外的小说有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《我的大学》，还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契诃夫的小说《挂在脖子上的安娜》《胖子和瘦子》《小职员之死》等等。

说起漫画他更是津津乐道：学校图书馆里就有漫画，苏联漫画刊物《鳄鱼》杂志宏喜很喜欢。初中二年级（1956年），他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漫画《有求必应》，这是他的开篇之作，这是他的太阳第一次升起，这是他的理想之帆开始航行，这是他的梦在自己的星空闪烁若隐若现的微光。他的心在唱一首歌：希望在远方。远方有多远，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在眼前，他很快乐。当时体育课

实行劳卫制，见到体育老师将二级劳卫制奖章发给不合格的同学，他画了几个同学领奖章情形，不几天收到五元稿费，这对他震动很大。五元钱够每月伙食费（五元一角），他拿出七角五分在邮局边上买了一斤蛋糕孝敬祖父和父母。祖父用布满皱纹的手捧着蛋糕，露出幸福的笑容，这是老人大半生吃上的最好食品。2000年他去云南写生，在迪庆见到藏民，用双手捏青稞饭团，立即联想到祖父的双手，创作了《进食图》。

在县城，觅得几本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虽破烂不堪，仍如获至宝，多遍临摹，舍不得放手。这是宏喜第一次接触中国画，自然是一些画理的定式、程式，如山皴法、树分四枝、石分三面、花卉出枝等。这些都是至理名言，对宏喜来说非常解渴。

每周一节美术课是宏喜最满意的课程。美术老师王若翰先生，南京晓庄师范毕业，能画一手上乘的水彩画。他从南京带来一尊石膏像，放在他的单身宿舍里，课外活动，宏喜就去画石膏像，按照书本上的要求，用HB笔，三面五调，美术老师总是将宏喜的画挂在黑板上，作为范本。星期天是宏喜最得意的时间，到伊山脚下写生，从奇形怪状的石头、初露海面的桅杆，到喷珠溅玉的瀑布，他尽收眼底，搬上画面。

读中学，宏喜依然钟情于画，钟情于他心中不曾泯灭的那个梦。梦从这里启航，然而要飞得更高更远，还是要靠兴趣引导。他的兴趣是不拒绝任何的细微末节。插图他很喜欢，看到大人抽烟丢下的香烟盒、火柴盒就马上拣起来，仔细端详，爱不释手，因为那上面有五颜六色的人物画、动物画、风景画。是画他都喜欢，灶台上的灶画、窗户上的剪纸画、门扇上的门神画、门楼上的砖画、石雕画等等，庙宇里的壁画及斗檐画，《水陆道场画》《二十四孝图》，

画中有故事，故事中有的人物。后来，受到中国画坛重要流派“金陵画派”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亚明的赏识和推举，还有美术史论家俞剑华，擅长中国画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陈大羽等大师的点拨，他一点一点懂得，画画就是创作艺术；艺术，就是创造美。无论画什么，归结到一点上，就是创造美的世界，让人们在审美中获得美的享受、情感的娱悦、境界的升华。

古老文化的启蒙，传统艺术的熏陶，为这个苦难的孩子走出苦海亮出一线生机。临摹、素描、写真等，将他的目光转向中国画。在苦难中煎熬，在命运中博弈。没有救世主，除了自己，还是自己。足迹留给自己看，深深浅浅，歪歪斜斜，只有自己读得懂。大自然是一本书，翻过来，是云台山下，黄海之滨；翻过去，是高山崆嵎，大海荒滩。天生爱画，熟读古文的他，凭着勤奋与执着，大胆试试自己是不是画画的那块料，试试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读下去，有没有发展前途，有时他也怀疑自己：我行不行？

1960年至1964年，是王宏喜的人生转折点。这四年，决定了他一辈子的命运。这个带着苏北口音的农民儿子，带着泥土的朴实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。第一个亮相，就得到亚明、陈大羽等名师的赏识，在班上介绍新生之际，他的面孔就被人记住，直到今天，老同学们都说他最有出息。回忆当时，王宏喜总是激动不已，那时，哪知道有这样的今天。

再度将历史的时针拨到1960年，王宏喜深知，从此刻起，他将在六朝松、桐音馆、梅庵旧居，临摹维纳斯，效仿梵·高、伦勃朗、米勒，并且记住他们励志的格言：“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 and 灵魂，为了它我甘愿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。”——梵·高；“我的狂妄，冲天仍不止。”——伦勃朗；“获得幸福的惟一途径，就

是忘掉目前的幸福，以除此之外的目的作为人生目标。”——米勒。王宏喜就是这样“忘掉目前的幸福”，以他的“狂妄，冲天仍不止”，将家境困苦作为永远的坚强之母。他站在扬子江畔、玄武湖边，将他的心情告诉远望中的故乡。

1960年高中毕业的他，报考三个学院——中央戏剧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、南京艺术学院，都被录取，他偏选择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。他知道，这个坐落在六朝故都风景秀丽的紫金山下、秦淮河畔，江苏省唯一的综合性艺术高等学府，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独立建制的艺术摇篮，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。王宏喜作为这里的一名学生深感荣幸。这所历史悠久的艺术殿堂，中国美术教育家刘海粟是她的奠基人，蔡元培、颜文梁等一大批现代史上有影响、有造诣的文化名人和著名的艺术家、教育家，是她盛名远播的名片。宏喜得益于陈之佛、傅抱石、亚明、宋文治、沈涛、陈大羽、罗叔子、程十发、蒋仁等老师的教诲，受益匪浅。其间，亚明、傅抱石老师经常带他去中山门外藏经楼省画院创作基地，为老师铺纸磨墨。大学其间，宏喜担任学生会主席、班长等职务，受南京学生社团之邀，星期天经常去南京大学、南京师范学院、南京工学院等高校，为社团课外美术社讲授国画技法，一边当学生，一边做老师，从而锻炼了国画基本功，并结识了众多美术朋友，至今还和几位在书画界崭露头角的艺友往来切磋技艺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，受到金陵画派的熏陶，他经常步行去夫子庙，三山街，寻觅古砚、古墨、旧字帖、线装书。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铸就他走上传统艺术道路。

他坚定地在他钟情的艺术圣殿里，孜孜不倦汲取文化艺术营养，掌握中国画专业的才艺。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，他成了上海人民美

术出版社的专业画家。岂料这时正值那场特殊的文化运动开始了，运动得社会不宁、人心不稳、世道不佳，这一运，这一动，又造成了他的震荡，他的茫然，接踵而来的是浩劫之难。

在人生的大海中，不管洪水是怎样的奔流，还是岛屿、暗礁怎样的阻挡，宏喜将以猛烈的冲击激起美丽的浪花，以逆境行驶到达成功之路。他的逆境是一种磨难，而磨难带给他的是曲解、误判与不公。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这是孟子说过的话。看来，不经过风浪，就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；不经历风雨，就不能看到彩虹。

然而幸运的是，家乡人了解他，他们不相信一个靠共产党翻身解放、骨子里就感恩共产党的人会起异心、会长反骨；更不相信一个穷书生画画的笔会给太阳抹黑，会使社会主义艳阳天狂风大作乌云四起。就在这危难关头，他的故乡，用热情的双手、坦荡的情怀拥抱他。在那些黑白颠倒的日子里，他想不开，就回家看海，看海的心胸坦荡，看海的襟怀博大，看海的气势雄浑，看海如何以磅礴之势将顽石、礁岩击个粉碎。看海，他对自己说，要学会忍耐，学会宽容，学会冷静，学会保护自己。此时，在宏喜的眼里，海就是父亲母亲，就是自己的亲人，他有话就对海倾诉，有郁闷就对海排泄，有愤怒就对海呼喊。

对家乡，王宏喜有着一往情深的眷恋。云台山石，在他的画夹里铿锵有声；黄海浪涛，在他的画页上翩然起舞；“石曼卿”、“苏东坡”、“李汝珍”等等是他的画，是他的诗，是他凝聚的痴情和乡恋。家乡是期待他收获的果园，他收获家乡的山海风光、神话传

说、土特产品、风土人情，家乡也收获他的乡思、乡恋、乡情。在茉莉花摇曳的连云港，在红杏出墙的母校灌云伊山中学，他收获乡土给予他的全部的厚爱，并且赋予他生命中的全部，因为那是他生命长河的源头，浓烈的思乡之情无时不萦绕在他的心头。学成归来，家乡的那山那水那方净土需要他的描绘，需要赤子之心赋予她那一份荣耀。他，也得到了故乡赐予他的桂冠——连云港市美协主席、江苏省科普美协副理事长等职务，并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。

但王宏喜相信，人生是一条激流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舵手。凡事都不是命里注定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今日脱下袜和鞋，不知明日来不来！弱者等待时机，强者创造时机，懂得变通，不通亦通。

明白无常的道理，就会肯定自己的未来，做自己因缘的主人。时隔七十五年，今天的王宏喜，再把他的眼光转向当年，他不敢想象当年的自己，能够在今天成为一个有出息有造诣的画家；更不敢想象他绘制的中国最大的孔子造像，国内和海外三十多家报纸登文介绍；他不敢想象，他两次东渡扶桑留下的一百多幅书画作品，被日本人奉为至宝，专门设馆收藏；他不敢想象，他为南京秦淮区创作的《秦淮八艳》，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；他又不敢想象，他被上海市作为人才推崇、引进，担任上海美术馆专职画师。上海，历来是名家云集、名流荟萃、文人如繁星之地，他竟然显赫其中。王宏喜虽然被人说来是大牌、大腕、大师级的大家，但在这十里洋场上海滩“闯江山”、“打天下”并非轻而易举。更不用说，风云际会，全国各类人才都向这里涌动，参与竞争、挑战，各扬其长，各显高招。就在这群雄角逐中，上海发现了他，并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引进，加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潘宝珠暗中帮助，他成功了！他的成功，